



一生守护“跳花棚”

——记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张振谦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林夏 通讯员 赖阳郁



跳花棚。

在茂名化州市流传数百年的地方民俗舞蹈“跳花棚”，源于明朝末年的傩舞，俗称“跳傩”“跳棚”，是当地人们庆丰收、表达信仰的重要民俗活动。

“跳花棚”曾一度中断，经过“抢救复活”，逐步转型为具有舞台表现力的民俗舞蹈，于2011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背后，离不开文化工作者的守护——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张振谦，用半个世纪的生命历程，全心守护着“跳花棚”。

结缘：一本册子引发的守护之旅

张振谦出生于1939年4月，广东省五华人，20世纪60年代初到广东化州市从事群众文化工作。

张振谦与“跳花棚”的缘分，始于1977年。当时他在化州文化馆任职，无意中翻到一本《广东省民间舞蹈分布表》册子，里面的“跳棚”内容引起了他的注意。虽未曾听闻“跳棚”这种舞蹈，他凭着敏锐的职业嗅觉，料定“跳棚”是化州特色舞蹈，便开始在化州乡村寻找“跳棚”的线索。

踏破铁鞋，苦苦寻觅，一年多后，他终于打听到，在化州官桥公社长尾村、巷塘尾村，过去每年有“条棚（化州口音）”活动。张振谦前往官桥公社，证实“条棚”正是自己要找的“跳棚”，喜不自胜。然而，他很快发现，这项民间艺术早已式微，会跳的人寥寥无几。

张振谦意识到，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正面临着失传的危险。“不想在我们这一代人让化州‘跳花棚’失传了。”这句朴素的话语，成了他毕生的追求。

为抢救“跳花棚”，张振谦数十年来，数十次骑自行车深入村庄走访老艺人，与6位老艺人同吃同住，一起挖掘资料、记录动作、收集道具、整理服饰，他甚至学会了面具的制作工艺。1981年，他正式拜长尾村的老艺人姚仕泰、姚茂泰为师，系统学习“跳花棚”的9个主要动作和36种跳法。

在“跳花棚”老艺人的帮助下，张振谦找到了仅存的一本“跳花棚”手抄本。手抄本里记载了“跳花棚”表演的18科分类、36个不同角色，歌舞内容主要为歌颂农耕生活、祈愿丰收等。手捧科本，张振谦决心将濒临失传的“跳花棚”搬上舞台。

传承：从“抢救”到“复活”的艰辛历程

“跳花棚”并非简单的舞蹈，它是一种集祭祀、祈福、娱乐于一体的民俗活动，表演者需戴面具、着古装，动作古朴粗犷，节奏鲜明，具有强烈的仪式感和象征意义。为了完整还原这一舞蹈，张振谦不仅学习动作，还深入研究其背后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和民俗背景。

他将收集到的资料整理成文，历时12年主笔撰写成《跳花棚》文字稿，里面介绍了“跳花棚”的渊源、跳法等，最终被收入文化部主办的国家艺术科研重点项目《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广东卷》，张振谦个人获“编纂成果三等奖”。

挖掘整理工作并不轻松，除了《跳花棚》，张振谦还要收集整理《采茶》《跳禾楼》《十八学士》等一批化州民间舞蹈和化州山歌、采茶、涯歌等民歌。

张振谦认为，在保留原风格特点、传统

根基不变情况下，进行适时、适度的“重组包装”，“跳花棚”才会进入健康有序的发展。1986年，经过张振谦编排提升后，“跳花棚”重新登上舞台。那一年，张振谦挖掘、整理、编导的民间面具舞《跳棚》获茂名市民间民俗文艺汇演唯一的一等奖。后来，他将其改编为50多人演出的广场舞，参加“1988广东欢乐节”和广东1991年大学生运动会闭幕式演出30多场。因其精彩的演出，团队获得了当时文化部部长王蒙和文化厅厅长唐瑜接见。

“跳花棚”如蒙尘的珍珠被拭去尘埃，重现光华。它在2006年成功入选广东省第一批省级非遗项目，随后在2011年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是化州市至今唯一的一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013年，“跳花棚”参加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舞蹈汇演获金奖。

2018年，张振谦被正式评定为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这是对他四十余年文化坚守的最高肯定。

发展：让老树发新枝的创新之路

为使“跳花棚”重现光彩而不懈努力的张振谦，早已是业内公认的“跳花棚”权威。他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招收徒弟传授“跳花棚”舞蹈，培养出了大量的传承者和传播者。

成为国家级传承人后，张振谦更加积极地投身于“跳花棚”的推广工作。在80岁高龄的时候，他依然活跃在排练场内，指导表演者跳好每一个动作。“跳花棚”的舞步，最重要的就是大八字蹬跳步。”“大



张振谦(中)和跳花棚演员。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吴小英 摄

八字，像这样打开脚。”张振谦边讲解边示范动作，不遗余力地传授“跳花棚”表演心得。

在当地政府的重视下，“跳花棚”走上推广普及和艺术多元化的道路，“跳花棚”培训基地成立、“跳花棚”走进校园……而张振谦一直在这条路上倾尽全力：他带徒弟，几百人跟他学“跳花棚”；他创新表现形式，让民众近距离感受到“跳花棚”的艺术魅力；他向高校师生传授“跳花棚”的表演技巧和动作精髓，让生长在民间的非遗原生舞蹈形态得以校园传承；他出版书籍、制作光

碟，扩大“跳花棚”的文化影响力，也为其传承发展留下了系统的理论依据与生动的影像资料。

如今，张振谦年事已高，年轻一代接过了“跳花棚”的接力棒。“你必须去摸透里面的精髓里面的门道。”“一定要传承下去。”他把“跳花棚”科本传到年轻的非遗传承人宁钰萍手中时，殷殷嘱咐道。

从青丝到白发，张振谦用半个世纪的坚守，让“跳花棚”从濒临失传的民间舞蹈，发展成为走进校园、走进社区甚至走向全国的国家级非遗项目。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传承力量。

高州木偶戏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梁东兴

一个人的戏班，半世纪的坚守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柯丽云

均开设有梁东兴木偶戏艺术研究课题。2023年，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履职评估中，他获评“优秀”，成为茂名地区唯一获此殊荣的传承人。

绝技“打武”：一个人的千军万马

梁东兴出身木偶戏世家，祖上三代都以演单人木偶戏为生。十六岁初中毕业，他接过父亲的衣钵，成为家族第四代传人。单人木偶戏整套戏由一人完成，集唱、做、念、打于一身，是木偶戏表演中难度最大的形式。这边要十指并用，那边要口若悬河，好比金庸武侠小说中的“左手画圆，右手画方”的境界。而梁东兴更有门绝活——“打武”。

《高州县志》记载：“至于说到那‘打武’场面，更是梁东兴的‘绝技’。他表演时除了轮番操作全套木偶外，还要同时使用吹、打、弹、唱等诸种艺术手段，把舞台弄得风云变幻，神鬼莫测，如真人演出一般。如果碰上开打的重场戏，则使出浑身解数，两手一边操作木偶，一边擂鼓鸣金，同时运用多种声调演唱，舞台上顿时‘鼓角齐鸣，刀光剑影，杀声震天’，令人眼花缭乱，惊叹不已。”

“打武”技艺复杂，需同时操作杖头木偶和布袋木偶，配合吹、打、弹、唱，营造出千军万马的战场气势。提线木偶的手、肩、脚、耳、腰相连，眼、口的张合还需另设机关控制。

“这门技艺基本失传了，在高州只有我会。”梁东兴语气中带着自豪，也透着一丝遗憾。他曾教过一个徒弟，坚持学了六年，仍未能完全掌握要领。

乡音乡韵：即兴中的艺术智慧

高州木偶戏的魅力在于即兴创作。即使同一台本，每次表演的唱腔、念白都略有

不同。每次登台前，梁东兴总要抽上一口水烟，寻找即兴创作的灵感。

他的剧目多取材于历史小说、传奇、公案和神话，《隋唐英雄传》《杨家将》《岳飞传》《薛丁山征西》《薛仁贵征东》都是他的拿手好戏。虽然只有初中学历，但他勤学不辍，至今保持阅读习惯，这让他对演绎历史人物时格外生动传神。

在唱词上，他下功夫最深。多采用“七字四句头”的高州山歌体，即兴编词，平仄押韵。行腔质朴清爽，节奏自由，兴之所至，或高亢入云，或婉转低回，别具韵味。他还与时俱进，创作了“齐唱中国梦”等反映新时代的戏本，让传统艺术焕发新的生机。

坚守与传承：从乡野到殿堂

梁东兴亲历了高州木偶戏半个多世纪的兴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高州木偶戏进入鼎盛时期，戏班达两千多班，年演万余场。初出茅庐的他，用一条祖传的竹石扁担，挑着戏箱走村串乡。

九十年代后，电视普及，木偶戏观众锐减，一年只有四五月有戏可唱。许多老艺人纷纷转行，但梁东兴坚持了下来。

2006年，高州木偶戏被列入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梁东兴的艺术生涯迎来新的春天。他的舞台从村头巷尾延伸到珠三角，并频繁参加国家和省级艺术展演，让更多不同阶层、不同年龄、不同国别的人感受高州木偶戏的非凡魅力，而他的技艺也获得不断的突破，达到“幕中单口唱千音，戏里只身当百人”的人偶合一的至高境界。

“其实演木偶戏是很艰苦的，但我喜欢就不觉得艰苦。”因为热爱，所以坚守。他从当年挑着扁担走街串巷，到如今走进国内外大舞台，再到高等学府的研究课题，把一种民间艺术从乡野带进了殿堂。

传承一直在路上

三十多岁开始带徒，已有七人出师。梁东兴说，徒弟能独立上台是个漫长过程，“木偶虽然不是人，但也有表情，要有台步。花旦在锣鼓点中晃着出场，以示斯文；元帅就迈步出场，以示大方。这里面有很多学问，没点儿韧劲，很难成大器。”

他最满意的徒弟梁亚胜“也五十多岁了”。这句话道出了传承的紧迫。近几年，政府相继出台扶持政策，年龄渐老的梁东兴对培养新人注入更多精力，致力木偶戏艺术传承和发展。

“木偶戏也要因时而变。”舞台、木偶、艺术内容，要合乎群众需求。包括唱腔都要改，老式唱腔大家听不懂。”在梁东兴看来，传统文化要传下去活起来，就要与时俱进。他不仅改进了唱本和唱腔，对木偶的衣物装扮也加入一些现代审美元素。

从2016年起，在茂名市新世纪学校老师赵健勇的邀请下，梁东兴每周三下午到校传授木偶戏技艺，并成立“娃娃木偶社”，让优秀传统文化走进校园。2017年，“娃娃木偶”项目入选共青团广东省委组织的“益苗计划”大赛扶持项目。2024年，他又受聘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每周四晚上为学生授课。在教学现场，他教授《洗夫人传奇》时即兴唱起：“百越尊崇为圣母，千秋巾帼谁同谁，三朝辅主留晖远，为一好心报恩忠……”尽管已是耄耋老人，但依然字正腔圆、铿锵有力，丝毫不显老态。

“祖祖辈辈积淀下来的手艺，如今余脉仍在，把它延续下去发扬光大，是我的使命。”梁东兴说。

六十年一甲子，一个人的戏班，半世纪的坚守。从青丝到白发，梁东兴用他的一生，守护着这门古老的技艺，也延续着高州木偶戏不灭的艺术薪火。



梁东兴。

他是高州木偶戏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广东省民间文化技艺大师；他从艺六十余载，演出超过两万场，至今仍以八旬高龄坚守戏台。他，就是梁东兴——用灵动的手和独特的嗓音撑起整片舞台的“一个人的戏班”。

木偶戏从乡村走向世界

1981年，梁东兴首次代表高州县参加湛江地区民间木偶戏汇演，技压群芳，一举夺得多项大奖。赞美和荣誉使得他坚定地走向更广阔的舞台，从此开启他的“木偶”人生。

1999年，他受德国国家木偶艺术协会主席劳尔·戈邀请，赴德国慕尼黑、不来梅等十个城市巡演32天。所到之处，场场爆满，演出资料更被不来梅市博物馆永久收藏。

2010年上海世博会，他四天连演十四场，赢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木偶协会秘书长米歇尔的高度赞誉。2016年，他赴台湾参加亚太传统艺术节，独特的表演形式和唱腔再次征服观众。

2012年，在中山大学专场表演40场，场场精彩，受到师生追捧。

中央电视台5次采访报道他的艺术人生。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

信宜杨桃鸭：酸甜如初恋

文/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池榕 图/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李君平

信宜镇隆是一座拥有一千多年历史的古镇，人杰地灵，饮食文化底蕴深厚。如果要选一道代表信宜镇隆的名菜，那非杨桃鸭莫属。那酸酸甜甜的滋味，包裹着微微带着紧实口感的家乡田鸭肉，是一道菜，也是浓浓的乡愁。

杨桃鸭也称“五父子鸭”，2022年列入茂名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是信宜“锦江画廊”碧道沿线美食之一。用水果入菜是广东人的饮食智慧的体现，水果能去除肉的油腻感，肉里又能品尝到水果的清香，一举两得。好吃的杨桃鸭必然少不了农家自养的“走地鸭”，肉质鲜嫩，鸭味浓郁。杨桃的选择也很关键，有人用新鲜杨桃，

也有人用杨桃干，而处理杨桃的方法各有各的妙招，是厨师压箱底的绝活。做法不复杂，热油爆香杨桃和蒜头，喜欢吃辣还可以放点辣椒，再放入鸭子和调味料加水焖煮半小时即可出锅斩件，想要味道更丰富可以淋上和杨桃一起焗炒过的酸梅酱，一道色香味俱全的杨桃鸭就做成了。

咬一口，鸭肉鲜香嫩滑，酸甜可口，香辣交织间果味散开带来丰富的口感，令人回味无穷。有人说杨桃鸭带来初恋般的感觉，驱车几百公里也要再吃一次，吃饱后还要打包回家继续品尝。有外出打工的游子实在忍不了“相思之苦”，让相熟的店家快递半成品到省外，跨越千里只为解乡愁。

